

# 痴情

理  
由

2

四川人民出版社

理 由

# 痴 情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责任编辑：金 平

封面设计：戴 卫

封面题字：毛均光

**痴 情 理 由**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7.25 插页 4 字数168千

1981年12月第一版 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400册

书号：10118·507

定价：0.72 元

## 请 爱 他

“难道让我去爱他？不会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吧……呵，我明白了，你所说的爱，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说得好听些，是一种艺术。让我强打起精神去爱，去接近他。不过，我硬着头皮也爱不起来。他，他是什么人哪！”

我坐在北京市西城区工读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忍不住发出这样的叹息。

我是头一次到这里来采访。几天来，当我在这个陌生的大院里徘徊时，心情是阴郁的，仿佛踏进另一个世界。我听到太多的暴力、盗窃和猥亵的事件，龌龊下流，无奇不有，令人毛骨悚然。因此，当我坐在校长的面前，听主人用浪漫主义的情调，娓娓阐述那以“爱”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时，就象在一片震耳的怪音中突然插进一段变调的小夜曲，显得极不和谐。我几乎要站起来申辩，自己的神经接受不了这样复杂的刺激。

“不，”校长平静地说：“我指的不是什么策略，也不是手段，而是一颗心，一颗以诚相待的心，真心实意地爱他。”

校长名叫王胜川，一位阅历丰富的教育家。他是在一九三九年那个火红的五月，从山东济北的农村跑到乡里，当抗日儿童团

团长的，后来当上抗日高小的校长。在黄河岸边，在革命队伍中，他领受过人与人之间最真挚、最深厚、最单纯的那种关系。解放后进城，五六年开始办工读教育，跟城市青少年的犯罪现象打了二十多年交道，额际的鬓发过早地苍白了。然而，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是舒展的、柔和的，说起话来，那些皱纹不停地舞动，象是从清澈明澄的眼眸里伸延出无数条小溪，每条小溪都奔流着慈祥的波浪。在这个仁慈的长者面前，你不能不相信他的话由衷地发自肺腑。于是，我的情绪镇静了。我的目光穿过半掩的窗扉，落在晨光初浴的校园里。

学生们刚下第一节课。校长和我在谈话中一再提到的那个“他”，正巧在校园里闲逛。

他今年十七岁，身量不高，一头浓密的粗硬的短发，覆盖着低矮的前额。额头有一道长长的紫色的伤疤，象是在陡峭的河岸上斜布着一条沟壑，使这张年轻的光润的面孔变得粗野可怕。他走路时，两手插进裤袋，两肩向上耸起，把下额深埋在肩胛窝里，全身如一根压紧了了的弹簧，一双冷漠的目光左顾右盼，好象随时警惕着什么危险，又随时准备扑向什么目标。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丝人类理性的影子，只剩下某种最初的野性，游弋在捕获与被捕获、伤人与被伤害的交界线上——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在屋内这个庄严的长者和屋外那个阴沉的影子之间怎能建立起一种爱的感情？我也不能理解，王胜川同志在熟睹了生活中的邪恶现象之后，为什么仍能保持数十年前参加革命时的一片童心和初志？这里所说的爱，该不会是抽象的、超然的、宗教式的宣传吧！

校长似乎看出我的疑虑，笑着说：“你不妨直接去找他谈谈……”

我去接触了。这是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一间小屋子里，旁边没有第三者。我油然而产生一种探险者似的自我感觉——我面临一场艰难的对话。

我花费不少唇舌，请他相信这次谈话不会给他造成不利的后果。他侧耳听着，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朝我斜睨过来。我直说得词穷意尽，他脸上的表情才开始松弛。终于，他开口了。

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工人，他有几个哥哥，家中数他最小，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娶了一位继母，和儿子们分开另过，隔一些时间来看望他们一次。父亲担心儿子们出事，可还是出事了。他用最平淡的口吻，向我叙述了他如何倒卖工业券，赚了一笔大钱。如何下馆子，狂吞滥饮。还稀里糊涂地参加过一场血腥的殴斗，那次他动用了一条擀面杖，把对方打得昏倒在地，造成严重的颅外伤，不过他也蒙受了损失，至今他家做饭时仍没擀面杖……“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一时充大头。”他打了一个呵欠。显然，这样的谈话他在以前重复过多次，懒得再去重复它。

我缄默地盯着他，等待他说下去。也许是我这种专注的态度引起他的兴致，他的两眼放射出异样的亮光，那神气，象是将要叙说他的生活经历中最生动的一部分了：

“喂，同志，你知道炮局（某监狱）蒸的窝头是什么样儿的吗？”

我茫然地摇了摇头。

“哈，那儿的窝头眼儿朝上！没错，眼儿朝上！”

“哈，那儿的窝头眼儿朝上！没错，眼儿朝上！你知道一所

喝的什么粥吗？那儿喝糖粥，没错，放糖的！”

我表示对他的这些稀奇古怪的命题的答案并不相信，也没有必要去考证。

他的话匣子一打开，怎么也收不住了。他说到公安局几位最著名的提审员，绘声绘色地把每个人的特点形容一番，语气中有褒贬，有夸张，更有对自己见多识广的炫耀。他还说到某派出所的民警怎么用尼龙绳捆住他的手脚，把他吊起来。“他们轮流打我，没轻没重，越打，我越横了心，来吧，一百多斤搁这儿了！我本来以为活不了，可还是挺过来啦……”他又说到曾经关在一起的那些罪犯，某人如何杀害了自己的亲属，某人多么贪婪地接受贿赂，某人强奸过几个妇女，某人偷扒的技术多么高明。“我们这些小孩，关进去的时候是一面手，出来时都成了多面手啦！”他笑着说。

突然，意想不到的场面发生了。他激动得脸色陡变，发出短促的吼声：“我还要干！我这个人就是好记仇，好嫉妒。我并不比别人笨，看见别人神气就眼红。人无外财不富。要干就干大的，做出来给他们瞧瞧……”

我听了不寒而栗。不料这次谈话竟引起他歇斯底里般的发作，不知如何收拾才好。我竭力劝告他，不要责怪别人，应想到自己的过失；不要去嫉妒别人，应靠诚实的劳动取得所需要的东西。我尝试把话题引开，请他谈谈来到工读学校以后所受的教育……

“哼，在这儿有什么可学的？就算学出来，谁要我们？待业青年都分配不过来呢……刚来这儿的时候，我还干的不赖，后来觉得干累了，该宽松一下了，就搞了几张病假条。当然，那是假的。我在城里逛了一个来月，让学校给查出来了。学校要处分

我，处分就处分，我来这儿之前受到六次处分，处分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盘。王校长给我写了一张纸条，劝我‘回过头来’，说我‘大有前途’，我有什么前途呀……同志，我本来有个路子，我爸爸年底就该退休了，指望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可我偏偏不争气。我爸爸为人谨慎，胆小怕事，从来没打过我一下，想起他来我就心里难受。你知道吗，我们家离不开我呀。我头一次放假回家，家里是什么样儿呀，全家几个大小伙子，白天上班干活，晚上回家连蜂窝煤炉子也不会生，披着大衣坐在那里挨冻。我一看，冷冷清清，心里可惨了。我不会干别的，可是能帮助他们做饭，有了我，他们保险能过得舒服一点儿呀……就凭我现在的表现，能让我去接父亲的班吗？”

这个毫不羞愧地叙述自己的恶行、毫不掩饰地发泄狂暴、毫不在乎地对待一切处分的年轻人，说到这里，声音低沉下去。他那沮丧的面孔，蜷缩的上身，都显出他是多么地伤心。他的声音变成一缕游丝，在喉咙里微弱地低回……

我把他送回宿舍之后，漫无目的地在校园里踱着步子。他说的那些话象是杂乱的混合体，一时理不出头绪来。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这个孩子在他可塑性最强的时候，曾被送到了不适宜他去的地方。也许，他应当接受惩罚，但是惩罚得不够文明。以野蛮惩罚野蛮，收获的是双倍的野蛮……一阵微风吹过，校园甬道两旁的杨树哗哗作响。我抬头看去，甬道的尽头是两扇仍未上锁的敞开的大门。这时，我忽然对这所学校的学生们的处境有所理解，他们正踏在希望与毁灭的门槛上。他们随时可能沿着这条甬道走向荒郊僻野，随时可能堕入罪恶的渊薮。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不肯离开这座校园？该是某种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比有形的铁锁更加牢固。否则，决不足以吸引那一颗颗癫狂的、变态的



心！

次日清晨，我在操场上遇到王胜川同志，他刚和学生们跑了几圈，脑门上闪着晶亮的汗珠，见了我，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说：

“昨天晚上有收获吧！”

我扼要地追述一遍，告诉他收获不大。当他听到“他”在最后表现的伤心和痛楚时，兴奋地叫了起来：“这就是收获！这就是积极因素呀！”那神气，就象从污泥中攫得一颗珍珠似地欢快。

我追不上校长这种感情上的变化，一时无言以对。

于是，他站在操场旁边，向我讲了他经历的一个小故事。

他曾经有一个学生，从小是个惯偷，恶习难改，来到工读学校以后依然表现很坏。直气得老师把他关进小屋子里，不让他出来。校长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每当校园里播送音乐时，就是他最安静的时分。他张大嘴巴，侧着耳朵，恨不能把头伸到窗外，如痴如醉。一个卑污的心灵居然能接受音响艺术的优美，这是一个矛盾的事实。他被放出来了。学校专门安排了一位老师，辅导他拉小提琴，让他到周末晚会上去演奏。毕业后，他体面地参军了，还成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当王胜川被打成“走资派”时，他不顾阻拦来看望老校长。这次，老校长被关在小屋里，而他站在窗外，他向老校长递上一叠厚厚的曲谱，那些音符谱写着他对母校的怀恋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一颗凝固了的心，有时也会迸出一星闪烁的火花，”王胜川同志笑着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就是点燃这些孩子们心中自尊的火焰，把他们身上的污渍化为灰烬！”

这个短小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交响乐曲，使我听了激动不已。昨晚，我所接触的那个“他”的其中一些谈话，忽然变成零

乱的音符，敲击着我的耳膜。这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交响乐，它将如何发展？

## 二

我和校长分手以后，转身向操场外面走去。当经过一排教室的门前时，斜刺里撞出一个身影，拦住我的去路。我吃了一惊，抬头看去，眼前站着一个高高的、瘦瘦的青年，比我还高出半个头来。他用沙哑的嗓门问道：“喂，你是新调来的吗？”

他那大模大样的神气令我生厌，我表示无可奉告。

他晃了晃脑袋说：“你还不认识我吧！”

我摆脱了他的纠缠，心中颇感不快。

我把这次莫名其妙的遭遇告诉了一位老师，那位老师想了想说：“呵，准是他！你应该跟他好好聊聊，你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呀！”

我真有些后悔，只好反过来请求这位老师替我引见一下……

这又是一个“他”，和第一个“他”很不一样。他生活在一个和睦的家庭，原来有一个哥哥，游泳时不慎淹死了，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宝贝疙瘩，受到了过分的娇惯。父母施给他的爱情简直象一场倾盆大雨，他要星星就不敢给他月亮，每天放学回家点着菜谱开饭，稍不顺心，就不干不净地骂个没完。他上小学时功课不错，上进心也很强，希望长大了当个英雄。就在五年级那学期，另一个小学生真的成为轰动整个社会的“英雄”，那样的英雄垂手可得，是他活生生的样板。于是，他领着同学们造反，逞能，闹得无法无天。学校和家庭的天地都太狭小了，他又跑到街上去“拔份儿”，多次和另一伙“英雄”火并，他用菜刀砍过别人，

自己也挨过别人的菜刀。最后，这匹脱缰的幼马谁也驾驭不了，只好把他送到工读学校来。

当他接受我的邀请时，是抱着荣幸和得意的态度，踏进我的门槛的。那神气象是在说：“你早就该认识我！”不等我提出问题，他就哇喇哇喇地讲个没完。

他说，他喜欢工读学校这个地方。这里的校长好，老师也不赖。他头一天进校门的时候，校长和老师排成两行，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把铺盖卷往宿舍一撂，老师们争着钻到床板底下，帮他打扫卫生。新年的那天，校长、老师、家长、学生坐在一起聚餐，大盘大碗摆了一桌子，老师一个劲儿地给他夹菜……他说：“就冲这个，我能不好好干吗！”

他干得跟一头牛似的。每天天不亮，他就抄起大扫帚，哗拉哗拉地打扫校园子，那响声之大仿佛要让全校都听得见。他还争着去扫厕所，掏粪坑，稀粪溅到身上脸上，他还咧开大嘴憨笑着。春天插稻子时节，他把瘦长的身子弯得低低的，头也不抬，插得风快，速度和质量都数一数二……七九年五月，他被评选为全校的积极分子。

他说话粗鲁、率直、喜形于色。跟他对话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当我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告诉他的老师时，老师皱了皱眉头说：“他漏掉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他自来工读学校以后不断地犯错误，直到评选积极分子的那天上午，他还和别人大打出手！”

我听了一愣，简直转不过弯来。

原来，那天上午他正在排球场上收拾网架，操场的另一角发生了殴斗。这样富于刺激性的场面，他是从不放过的。他冲了过去，先是伸手拉架，很快卷进了漩涡。他几乎是出于嗜好暴力的本能，打了别人两个耳光，使一场双边冲突发展成为混战……

当天下午，班主任老师和班长们坐在一起评选积极分子，气氛是沉重的。上午出的乱子与会议将要讨论的高尚的主题，形成鲜明的讽刺。老师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对于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在工作对象的身上精雕细琢，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一旦对方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自己的形象，无异于跌碎一个心爱的玉盘，使人急躁，使人盛怒，恨不得把这个破碎的器皿扔向门外的垃圾箱。

班长们说：假的，假的！这几个月他表现积极，装得挺象！

老师们说：把他从名单上划掉。他应该接受的不是奖励，而是处分。不刹一刹他的威风，那还得了！

这时，老校长正巧从教室门前经过，听见里面乱嚷嚷，推门走了进来。

“我不同意你们的说法。”王胜川说话从来直截了当。“我要说，那是真的！他犯错误是真的，干好事也是真的。一个人干了九件好事，犯了一次错误，就说他干的好事都是假的，这种逻辑应该推倒！评选积极分子，我投他一票！”

这一票起了作用，老校长在教育问题上的发言权受到了尊重。于是，这个新当选的积极分子登上台去，戴着大红花，咧开大嘴憨笑着。但是，对待这件事情的处理，校园里议论纷纷，成为两种教育思想争论的问题之一，至今没有了结。

这天，我又一次在校园里遇见了他。“喂，同志，现在我可真改好了！”他拍拍胸脯说：“上次放假进城，我去看电影，碰上一个过去跟我打过架的孩子，正巧坐在我的旁边。他存心找岔儿，一扒拉我说：‘你认得我么？’我说：‘认得。’他说：

‘我打你信不信？’我说：‘信，信。’要搁在过去，我早把他给花了！可这次没打起来。怎么样？不简单吧！”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可又不敢替他今后打保票。

我也在思索着教育思想上的争论。晚上，我靠在床上信手翻着校务秘书拿给我的一叠过去积累下来的材料，有这样一段记录映入我的眼帘：

这个学校曾有两个屡教不改的孩子，不甘受学校纪律的约束，暗中偷窃，积攒路费，策划了一起逃跑事件，一直跑到遥远的广东佛山，过自由自在的野人式的生活。这在该校的教育史上是一次失败的反复，给全校师生带来一片懊恼。不久，这两个孩子寄来一封信，说他们的钱花光了，再也混不下去了，请求允许他们回到北京。王胜川同志当即回信表示同意。当他俩历尽艰辛，惴惴不安地回到学校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待他俩的不是严厉的惩处，而是全校师生的盛大欢迎，他俩登上讲台，激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他俩变得很有出息，一年后都升入了正规学校……

看到这里，我仿佛读了一篇起伏跌宕的诗章。挽救灵魂的诗篇是最美的，而诗人的手笔却有优劣之分，那手笔的承启和转折，关系着一个灵魂的升华或是泯灭。我忽然想到王胜川同志对我说过的话：“反复是这些孩子身上的一个特点，这种反复要比一般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反复来得更强烈、更经常。都把他们送进专政机关，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反复，从中找出规律并加以引导。我们这个学校不光有反复的记录，还有成功的记录。我们培养的学生有的当上人民教师，有的当了工厂的厂长，有的当了军队的团级干部，还有的被选为人民代表——他们都是在反复中成长的！”

### 三

这天我得到通知，学校将组织一次有趣的活动，趁着北京在一年当中最美好的秋天季节，去香山看红叶，登鬼见愁。不过，当老校长邀请我参加这次活动，我犹豫了一下。

“如果光是去玩一玩，我就不去了，因为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我说。

“你应该去。”老校长说，“去了对你的工作会有帮助！”

我问：“为什么？”

“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在一次类似这样的快乐的活动中，爱上这些孩子的。那是在野外举办的营火晚会，孩子们围着篝火跳集体舞，我站在一旁默默地观察，月光和火花映着一张张活泼可爱的面孔，没有一丝平时恶作剧的那副模样。那是他们内心纯真感情的流露，我看到了他们灵性的本来面貌。”

经他一说，我欣然前往，去进行深一层的心灵的探索。……

昨天刚下过一场秋雨，大自然的秋色被洗涤得一尘不染。天空是透明的，田野是清新的，钻天杨的叶子撒了一层蓝莹莹的露珠，新鲜而明净，在晨光中折射出清冽的薄辉。我们的汽车行驶在这水晶一般的世界里。

我所乘坐的卡车载的都是女生。一路上明丽的晨光，最能冲开女孩子们敏感的心扉，她们兴奋得放开喉咙歌唱，唱完一支又一支。于是，我默默地坐在卡车的一角，环视那一张张不同类型的面孔：有的白皙、清秀，有的红润、妩媚，还有的俏拔、调皮……而在这瞬间，她们眼睛的神色几乎都是相同的，那是中国少女所特有的眼神，漆黑的眸子，深情，专注，象两颗晶亮的宝

石，闪着灵慧的光辉。这些面孔，是在我们画家的笔下常常见到的，是我们的彩色电视摄影师常常去捕捉的，是我们当做祖国的花朵而引以骄傲的。我体验了一次老校长对我说过的那样的体验。

我的目光在一张熟悉的脸上停滞了。这是一张稚气的、娃娃似的面孔，脑后梳着两把松软的小刷子，在迎面吹来的晨风中轻柔地飘荡着。突然，一道闪电从我的心中划过，胸口象要爆炸似的疼痛。

这里说到的“她”，父母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有知识有技能的人。他们勤奋地工作，正直地生活，给了自己女儿很多可贵的素质。小女儿生得很聪明，学习很用功，象父母一样地热爱知识，在班上考试常常是第一名。但是，父母却无力给她另外一些东西，他们居住的条件很差，住在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屋；又因父母是双职工，这间狭小的屋子也时常上锁。他们只能给小女儿一把挂在脖子上的钥匙。让她在外面跑来跑去。在一个可怕的下午，蜷伏在一个阴暗角落里的野兽，向这个刚刚八岁的小女孩伸出双爪，把她拖过来残暴地奸污了……一株嫩弱的幼苗遭受了践踏，但她的心灵是洁白无辜的。可是，这次不幸的遭遇，竟然成为另一出悲剧的开端，她在家庭，在学校，在任何一个堂皇的场合，都受到不应有的歧视。那是几千年来形成的精神观念加上这些年来膨胀了的形而上学的偏见，要末洁白无瑕，要末辗成齑粉。这是不可抗拒的重压，使她的心灵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她只能到过去她不屑一顾的地方去寻找温暖，那种所谓的温暖给她的心灵染上了污渍，形成可悲的循环……几年之后，当她坐在一位严厉的审问者面前，低着头，红着脸，被迫用最详尽的方式叙述她最不愿意回忆的痛苦的细节时，那位维护法律与道义的审

问者竟然瞪着眼睛，厉声申斥她：“你还不老老实实交待！你从八岁的时候就乱搞，够多么坏！”

当你听到这件真实的事，难道不觉得托尔斯泰笔下的故事正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演吗？如果两者之间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中年一代辛勤地建设，不正是为了给我们的孩子创造美好的未来吗！三十年过去了，未来变成了今天，而今天我们并没奉给孩子们所需要的一切，使他们生活在天堂里，至少生活得更安全。当然，我们要诅咒那些邪恶势力，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也不想为这些孩子进行偏颇的辩护，他们意志的薄弱和性格上的缺点，是他们犯错误的内因。不过，难道我们不应也扪心自问吗？在这次采访中，我所接触的第一个他，第二个他和第三个她，他们身上存在的一部分令我们憎厌的东西，恰恰是我们在无意中给他们的，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呵！

她仍是幸运的，来到工读学校以后，她进步得很快。她用真挚的口吻，向我谈到老校长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她说，有一次老校长外出开会，还惦记着他们，放心不下，隔几天就写来一封信，那封信是在大会上宣读的。她刚刚听了几句，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只在两种情况下哭泣，一种是别人在责问她过去的经历时，只能用无言的抽泣去答对；而这次，她哭得那样动情，因为她领略了从未领略过的爱。目前，她学习得很刻苦，老师教授一个课本，她同时自学两三个课本。她希望能参加高等学校考试，她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未来……

香山到了，巍然高耸的鬼见愁举目可见。孩子们欢呼着跳下汽车，奔向姹紫嫣红的园林。我望着一群欢腾的背影，骤然对王胜川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多年来，



当一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有的人总是习惯地鄙夷地看上一眼，甚或是吐去几口唾沫，踢上几脚，用加重别人身上的污渍以证实自己的高洁。而另一些人则是通向共产主义道德路途中的伟大的清道夫，他们不断扶起那些跌倒的人，用自己的心血冲刷他身上的污迹，用自己的心血增添着他身上可爱的品质，还要把他扶上一个崇高的精神的峰峦。王胜川同志所说的爱，来自于巨大的责任感、严谨的科学、钢铁的意志和广阔的襟怀！

……转瞬间，孩子们已登上郁郁苍苍的山路，奋力向上爬去。这时，我的眼前产生一个幻觉。我看见，在那高峻的山巅，站立着一个鬓发苍白的身影，正在挥动着双臂，用紧迫的声音向广漠的空间发出呼吁——“请爱他！”